

胖子
MOON

亦涵
著

只有一次的宝贵人生，
怎能慷慨赠与不爱的人？

你 是 的 所 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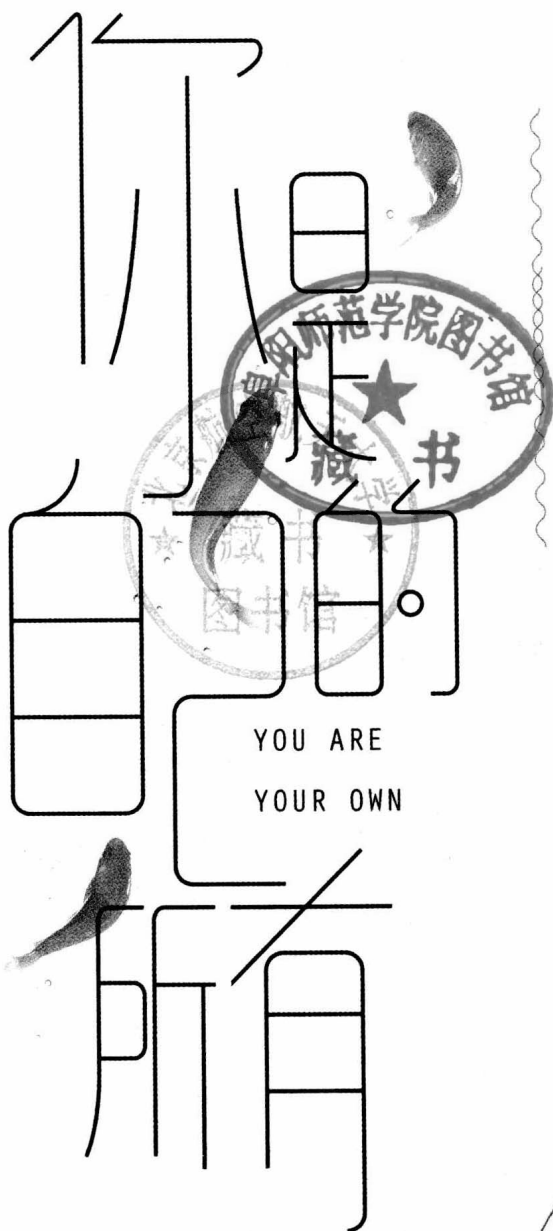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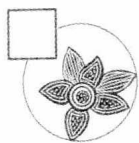
YOU ARE
YOUR OWN

你，
就是你所拥有的最宝贵的全部
那些擦肩而过的，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你的身边
每个都市情感故事，给你一次次笑着流泪的机会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○ 亦涵 著



YOU ARE
YOUR OWN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自己的所有 / 亦涵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774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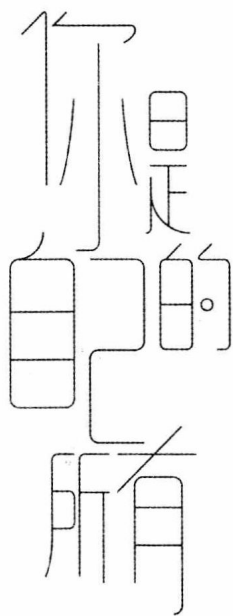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你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8055号

书 名 你是自己的所有
作 者 亦 涵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由 宾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由 宾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20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,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774-3
定 价 35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

可以请你，重新嫁给我吗？ 1

山与海，世界的两端 23

从十七，到七十 44

在梦想的江湖 66

你 是 的 白 己 所 有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

我猜想你也在这里 85

没有人向你许诺Happy Ending 107

有种温暖，注定会悄悄到来 128

狂奔的棉花糖 156

你 是 的 所 有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

放手后又握紧的，才是幸福 174

想念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195

游戏人间 214

目光越过深渊 232

可以请你，重新嫁给我吗？

1

选伴侣和选股票有点像，有人投机，有人投资。幸福还是不幸，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

蒋南云和金何悦又吵架了。自从他们去年跟风，在8月8日领证闪婚以后，就没消停过。小到擦地板应该用抹布还是拖把，大到全球气候变暖到底是谁的责任，无论什么事都能杠上。遗憾的是蒋南云是职业律师，思维缜密，最擅长抓人把柄，只要她愿意搭理金何悦，做会计师的丈夫就没有胜算。每次的ending都是蒋南云冷冷撂下一句：“不要说你，我骂人的时候，任谁也不敢还嘴！”金何悦只能愤愤地盯着她的背影，对空挥拳以表达他的存在。

金何悦知道，蒋南云跟他一样，有时候也会后悔当时的

仓促决定。结婚的时候，他30岁，她28岁，都被彼此的父母唠叨得不胜其烦，认识之前都是过着一周吃两次相亲饭的惨虐人生。在见了太多不靠谱的大龄男女青年之后，他们看到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的彼此，简直要喜极而泣。从认识到结婚，金何悦和蒋南云只谈了两个月的恋爱，前后约会不超过十次，足够他们搞清楚彼此都有正当职业、没有不良嗜好、家庭清白、人口简单，于是就这么注册结婚。正好躲了人多车难走的北京奥运月，专心回双方家乡摆筵席拜祖先，也就算完成了人生大事。

可是过日子不是玩《模拟人生》，不是两个人一起买房子还贷款、互相送礼物、一起吃一起睡就可以提高友好度，然后“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”。最大的问题就是，他们性格不合。

蒋南云给金何悦的第一印象是娴静，这曾经让他非常惊喜——要知道，这年头要想在职业女性中找到一个略略文静的都十分困难。可是结婚以后才知道，她不仅仅是娴静，简直是“宅”！她不喜欢出去吃饭，就算出去吃了，也别指望她在饭后还会跟你去唱K或泡吧，她似乎在每一次移动位置之前都要精确地计算距离成本，如果计算结果不令人满意，她宁可不动。上班以外的时间，蒋南云只喜欢坐在书房里上网，泡论坛，看电影，或者玩一些连连看之类的小游戏。她甚至连打扮自己的心思都不愿意花费。

金何悦给蒋南云的第一印象是精明，这似乎说明他是一只职场潜力股。可是结婚以后蒋南云才知道，他简直精明过

了头。金何悦下班以后常常不回家，而是跟同事们去健身、吃饭、泡吧。他有一大堆朋友，并且非常喜欢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，值得一提的是金何悦的厨艺非常好，所以他的朋友们对这个项目非常热衷。但是蒋南云讨厌一大群陌生人到家里来喝酒、抽烟，把客厅踩得乱七八糟，而作为女主人，她还得分外赔笑听着他们聊股票、足球、冲锋枪之类她完全听不懂也没兴趣的话题。

蒋南云是个美丽的女人，但是金何悦觉得她只是一张画，没有灵魂没有生气，还正在飞快地丧失美丽的颜色。金何悦是个精明的男人，可是蒋南云觉得他就像是台电视机，俗气又麻烦，还全是虚假广告。

终于，2009年的春节前两天，金何悦说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

当时金何悦正在为春节回家找票的事烦心不已，可无论他怎么唠叨，蒋南云都视他为无物，只是专心研究一个关于斯诺克传奇人物亨得利的帖子。金何悦忽然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老婆，于是口不择言，他想，哪怕蒋南云跟他吵架，他就立刻道歉。

蒋南云在事务所负责的就是离婚诉讼案，她头也没回，波澜不惊地翻了翻手边的行事历：“下周四下午4点15分到我办公室，我们可以详谈细节。”

金何悦彻底火了，随手乱砸了几件什么东西，抓了件外衣就夺门离开，直接打电话呼朋唤友想出去借酒浇愁。

哥们儿张明亮说：“路上呢，我们几个光棍订了滑雪场

的宾馆过年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喝酒等初二再说！”

“算我一份，过来接人！”腊月的北方风如利刀，顷刻就吹透厚厚的外衣，金何悦挂掉电话的时候，蒋南云还是没给他打电话，抬头一看，家里仍然是书房亮着灯——蒋南云大概连动都没有动过。

张明亮很快就开着他那辆CR-V过来了，副座上坐着他们部门的岳强。金何悦立刻拉开后门上车，坐下才发现，车上居然还有个女孩儿，是今年新招进来的助理萧如冰。这丫头才22岁，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穿了一件很应景的大红羽绒服，戴着毛茸茸的帽子、围巾和手套，只露出那双漂亮的猫似的大眼睛。她笑眯眯地看着他打了一个喷嚏，递上一张有茉莉香气的纸巾，说：“Hi, Michel.”

张明亮打轮上路。他和金何悦都是本科毕业就进了这家跨国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同期培训，被同一拨group leader摧残长大，现在还是同级，各自管着一组人。张明亮那边如果出事，金何悦绝对带着人随叫随到，同样的，金何悦这边要是后院着火手忙脚乱，张明亮也能立刻带着救火队过来冲锋抢险。这么多年，彼此已经十分默契，金何悦一上车，那边就一包烟砸过来，笑：“跟老婆吵架了？”

打火机干冒火星不见火苗，火上浇油一般气得金何悦只想摇下车窗逮什么扔什么，结果却见一只修长、细滑的手伸过来，替他拢住了风圈。

金何悦狠狠吸了口烟：“活人才吵架呢，她就一电动玩具！下班充电上班放电，在电脑前一坐，立刻跟老僧入定一

样，我真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了！”余光瞥见萧如冰靠着窗坐着，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，瞧着他一言不发。

张明亮干笑：“得了，散散心就好了，夫妻俩嘛，哪有隔夜仇？要不打个电话吧，你们组的小何、小曹都在后面车里呢，让他们把嫂子接过来？”

“甭，求你了，谁打我跟谁急！”金何悦把烟头往车窗外头一甩，“我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！”

张明亮只得闷头开车，岳强算是他们俩的下属，这种时候决不开口，只是拿了些零食出来请大家吃。

到滑雪场的时候已经黄昏，落日如血，松涛阵阵，金何悦觉得宾馆里憋闷，就一个人走出去，一面抽烟一面玩他的手机。

“要宾馆里才有信号。”金何悦抬头才发现萧如冰也走了出来，穿着一双有兔毛镶边的雪地靴，戴那种两只用绳子连在一起的手套，毛茸茸的帽子上有小猫耳朵，她正欢乐地在干净的雪地上印上自己的脚印。他不愿意别人看出他正试图等老婆的电话或者打给老婆，于是对萧如冰说：“明亮他们呢？”

萧如冰做搓麻状：“正好四个人，开局啦。”她戴的是那种无指手套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手指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睡醒了正翻身的小兽，十分可爱。

金何悦笑：“也不怕公安局抓他们聚赌，我瞧瞧去。”

萧如冰却叫住他：“先给我照几张照片再走。”说着就从羽绒服的口袋里抽出粉红色的卡片相机递给金何悦。

金何悦算是半个摄影发烧友，一向十分瞧不起卡片机之类的样子货，可是今天的模特十分美丽，光线又温柔，景色又好，不知不觉竟拍了近半小时。萧如冰的脸颊冻得红红的，不停地在雪地上跺脚，但是她比他还热衷照相，回去的时候一面吸鼻子一面看着照片对他说：“谢谢，太漂亮了！”金何悦瞧着她三步并作两步跳上楼梯，真是感慨不已。

蒋南云的短信终于来了，言简意赅地说：“父母都已打电话过来，我皆答加班忙碌，怕要到春天才有假期。”

金何悦恨那一成不变的清冷调调，愤愤回复：“我在滑雪场过年，不必等我。”新婚第一年除夕，他料想她必然会电话过来跟他详谈，若是如此，他其实不介意开夜车连夜回家，带上一罐焖得香软的八宝甜粥。

隔了很久蒋南云终于回复：“哦，知道了。”不要说哀求或者吵闹，就连一点点最简单的不快都没有。金何悦忍不住又走出去抽烟，四野苍茫，他团个雪球全力扔出去，只听“噗”的一声，仍旧是平静无波。

2

爱情没那么高尚，却也没那么物质，但人类都需要情感的给予与接收。

回家以后的日子浑浑噩噩，金何悦收到萧如冰E-mail来的数张照片，多数都是他们一行人如孩子般在雪地上胡闹疯跑的，也有一两张大合影，她举着毛茸茸的手套在他的身后

恶作剧，表情十分调皮可爱。

蒋南云跟他说：“离婚手续十分简单，只是财产分割不容易，你需有心理准备。”

房子是年初两人拿积蓄购置，尚欠着银行数十万贷款，他们两人都近而立之年，家乡父母都非富非贵，于是双方约定不用聘礼不用嫁妆，只靠自己奋斗。两人名下各有一些投资的基金股票，可惜2008年遭遇熊市，目前十成里仅剩一成，若是此刻为离婚协议而被迫变现，只怕不是割肉而是断臂砍腿，两个人都会十分狼狈。蒋南云又说：“我们这种状况，签署协议之后大约需等六个月调解期才能正式离婚，如果你真心实意，那么我们可以再谈细节。”

金何悦痛恨这种冷静如同谈公事的调子，气得手抖，深吸几口气才能坐下来盯着他老婆问：“这仿佛与你无关？”

蒋南云调出他和萧如冰看烟花的合影，合影中，她的手插在他口袋，他看着她微笑。蒋南云说：“难道我不应该接受现实？如果你希望‘外面彩旗飘飘，家中红旗不倒’，那么你大概找错了人。我们离婚吧，Michel。”

她像他的同事们一样叫他的英文名，这表明了一种决然的态度，金何悦相当震惊。他的确和萧如冰共度除夕，可是同行的还有四名男性同事，他教她滑雪给她拍了很多照片，有时候的确稍显暧昧，可是他不认为会达到蒋南云说的那种程度。

“我和Angela并没有……”金何悦意识到这句话实在太像琼瑶小说中的对白，于是愤愤地闭上了嘴。蒋南云接着

说：“我希望你能在三天内搬出去，我们可以签署分居协议，慢慢处理财产分割，到六个月后，应可平平静静协议离婚。你知道，法律圈子很小，我不想自己的私事闹到要上法庭。”金何悦眼睁睁看着蒋南云说完这句话就不再理他，自顾转身进了卧室。

金何悦在家里站了很久，这个房子买来不足半年，几乎耗光两人所有积蓄，因此只做了极少装修，客厅没有温暖的地毯和硕大的沙发，阳台没有叮叮咚咚浪漫的风铃，一切都开了头又无心经营下去，就像他和蒋南云目前看来失败至极的结合。

己丑年的正月初六，上班的第一天，金何悦和蒋南云办理了分居手续。因那“外遇事件”，金何悦搬出家门，在公司旁另行租下一间很小的公寓居住。他向哥们儿张明亮诉苦，后者大力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有些夫妻自学生时代相互爱慕，这许多年风雨同舟相互扶持，自然彼此亲厚信任，若是有什么意外发生，也不至于一下子消磨了所有的爱，可是你们不一样呀。”

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下去，金何悦已经明白。只是加班之后一个人赶回公寓，见那一片漆黑的空房子，未尝不十分叹息。

萧如冰似乎完全不知道上司的家变，替同事们买咖啡的时候总是记得给金何悦带一杯，偶尔也把自己带来的新鲜水果与他分享，永远像只活泼的小鸟，在他的办公室和组里的办公室间飞来飞去。渐渐地，下属们请示工作时最常听到的

话变成了：“这件事我已经交代了Angela，问她就好。”

蒋南云一直都没来找过金何悦，这十分出乎他的意料。依他的了解，蒋南云的父母传统守旧，对独生女儿期望尤高，若是知道她结婚半年就离婚，一定会十分失望，何况她又是那么孝顺父母的人。他们两个之间说到底也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，她冷静下来自然会跟他谈。

蒋南云确实挺郁闷的，她从小成绩就好，相貌、身材都算是班级里数一数二的，历来只有她瞧不上男人，从未想过金何悦这样一个庸俗的男人，居然结婚不到半年就公然和旁的女人共度除夕，跟她说离婚。

那阵子蒋南云十分消沉，那些平日得心应手的离婚案件也变得刺目惊心，让她没来由地烦躁。最后连她的上司潘大海都看不下去，特意把她叫到办公室谈心。

潘大海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，比蒋南云大19岁。他早年曾是蒋父的得意门生，因此一直把她当作亲妹妹悉心照顾，他一问，蒋南云就把心事都说了：“结婚半年彼此都心生倦怠，他另有艳遇，我呢，也忽然丧失了所有勇气，不知用什么和他共度余生。”

潘大海哑然失笑，晃晃手指：“怪不得有人统计说80后是离婚主力，百分之十的婚姻维持不了一年。‘心生倦怠’或者‘没感觉了’，大概就是最充足的理由。这不是所谓的‘自由’或者‘个性’，只能说明现在的孩子们呀，爱自己超过爱对方，不过是自私罢了。呵，离婚只要9块钱手续费，要不要请我帮你代理财产分割事宜？保证你绝不吃亏。”

蒋南云一句反驳的话也说不出，字字切中她的软肋。她忽然想到半年前他们在家乡山上共结同心锁，他们也曾有过甜蜜时光，许诺一生一世，不离不弃。

潘大海看出她的心事，于是大手一挥：“暂时调去伤害赔偿那边帮忙吧，做选择前一定要想清楚，只因为没人能够帮你承担苦果。”

祸不单行。3月初，停止供暖的倒数第二天，蒋南云家中的暖气阀门断裂，原因不明，水暖工都觉得十分稀奇。整个客厅都被混着铁锈的黄水给浸透了，雪白的大理石地板斑斑驳驳，肮脏如科幻电影里那些废墟的石板地。受灾严重的地方家具差不多全毁，楼下的邻居天天上门来吵着要赔偿。蒋南云再也没时间悠闲地上网、看电影、玩游戏，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盯装修、逛家具城或者打官司。

就算是这样，她硬是咬紧了牙一个电话都没打给金何悦，甚至还叫装修公司的人顺便换了门锁。

两个月以后事情才算完全平息，房子里全换了美观舒适的木地板，仓促从宜家买来的那些廉价货统统被处理给了收废品的，换成全套红木仿古家具，飘窗旁边挂了竹帘，铺了地毯，摆着茶具和蒲团，有时候晚上一个人喝茶看斜阳的时候，美则美矣，却还有那么一点苍凉寂寞。她说给潘大海听，对方嗤笑：“自己找的，忍着吧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潘大海还真不能不管她。周末蒋南云就会跑去潘大海家，跟他太太、上高中的儿子和读小学的女儿一起打球、吃饭。潘太太美丽娴静，一举一动都有大家闺秀的

天然风韵，她教蒋南云打桌球，计算线路和撞击点，也教蒋南云做饭和搭配服饰，修饰自己。蒋南云视她如嫂如母，看她与潘大海琴瑟和鸣，不由十分羡慕，再想自己与金何悦，就黯然起来。

潘太太看出她的心事：“我和大海结婚之前只见过三次，第一次都在襁褓，第二次父母安排，第三次就是婚礼当日。”

蒋南云惊诧至极：“原来这世上果然有注定的缘分？”

“不，只是用心经营。”潘太太回答，“我和他的婚姻是父母包办，之前并没有属意他人，因此接受对方并不困难。结婚以后，只要真心多为对方着想，渐渐就觉得甜蜜。”她握住蒋南云的手说：“爱情其实是你愿意付出的一种东西，而不是你等着索取的，如果没有付出的需要，就不会获得爱。”

“可是对方若只是台庸俗的电视机……”

潘太太笑得高深莫测：“若不是他曾播放过精彩至极的节目，你何苦买他回家？”

简简单单一句话，戳破世间多少薄情面纱，不是没有遇到对的人，不是时间消磨了感觉。真相永远没有谎言美丽，原来到最后，他们只是固执地等着对方先为自己付出的自私的人。

蒋南云怔怔地说：“我以为我们已经结婚，将财产未来债务统统背负，那么就是一个家庭，不必再……”

潘太太微笑，她那样的女人不愿也不能再说得更重，她